



詩語背後

先生之風(下)

●江鄰

我1994年夏末初進入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工作，算是趕上了編譯局的好時候。當時的學術氛圍很濃，經常舉辦學術交流活動，大師雲集。每每憶及當年，除了殷先生，腦子裏還浮現出一組「先生」群像：李宗禹，顧錦屏，李興耕，胡文建，鄭異凡……正是由於這個群體的存在，中央編譯局為日漸浮躁的社會保留了一份學術的尊嚴。那時候，最受人尊重的是你的學術成就，並不管你當了什麼長，也不談論誰掙的錢多，大家只為提出一個新的學術觀點、找到一個詞彙的恰當譯法而興奮。《光明日報》發表過一篇題為《一群人，一輩子，一件事》的長篇通訊，形象地勾勒出了這片珍貴的學術桃園。

在這種氛圍下，一批高質量的學術成果陸續面世，多年來引領了相關專業的發展；一批相對年輕的學者得以健康成長，逐漸成為各自領域的學術帶頭人。也因了這個氛圍，我在北京大學博士畢業時，聽到了導師曹長盛一句意味深長的話。系裏原本是安排我留校任教的，後由於住房緊張而沒有留下。曹老師說：要做學問，最好能留北大，不然就去編譯局。

中央編譯局是我學術生涯的主脈，在那裏工作六年多，學到了一套好的治學方法，打下了基本的學術功底。在先生們的耳提面命下，一個初出校門的年輕學子，成長為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、中國國際共產史學會秘書長，主持過國家課題，出版過學術專著。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如今想來，惟有中央編譯局那段歲月，是自己思想理論收穫最大的時期。

我是2000年秋天調離中央編譯局的，到中央組織部從事黨建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。離開時，殷先生明顯有些不捨，但表示尊重年輕人的選擇。他動情地說：陳林都走了，我們這塊研究還怎麼後繼有人呢。20年後，當我再次面臨職業選擇時，才深深感受到這句話的分量！

當然，人離開了編譯局，與編譯局的學術聯繫並沒有斷，時而還跟編譯局的老先生一

起做些課題。差不多10年以後，我已派駐香港中聯辦工作，遷收到殷先生託人帶來的兩冊書和一封親筆信。那書是新出版的，名為《民主社會主義手冊》，是殷先生多年前主持的一個翻譯項目的最終成果。該項目選取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托馬斯邁爾主編的《社會主義大辭典》中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的條目，加以分章整理，編輯成書。殷先生的來信是一手蒼勁的行楷書，講述了項目的進展和結項情況。

我參與這個項目，還是當年跟殷先生同事的時候。由於出版社認為學術著作發行量上不去，擔心賠錢，項目成果遲遲未能出版。10多年過去了，我早已忘記此事。這時候收到殷先生轉轉帶來的書和信，一則欣喜，一則感動。別說是一位80多歲的大學老給晚輩寫信了，就是同事之間、朋友之間、親人之間，現在誰還能收到手寫書信啊！殷先生在信中清晰地講述了這本書出版過程的曲折，平實的敘述，並沒有絲毫抱怨。還把稿費算得清清楚楚，給我的幾百元稿費夾在信裏一併帶來……張光明是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時的同事，後來去北京大學做了教授。他寫過一篇懷念殷先生的長文，其中有一句話給我印象十分深刻：殷敘彝先生在他們中間年紀較長，學問又好，格外受人尊重，但他分明對自己的「重量級」毫無意識，和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時，談笑風生，一點也不矜持，讓人感覺不到距離。讀到這句話，我一下子想起了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去世時，時人為他寫下的悼詞：先生粹然君子，並世諸君子比，華若未逮，而實則過之。

古往今來，大道至簡。先生之風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上合天意，下遵常識，清爽坦蕩，活得真實、單純而從容。這便是所謂的「率性」吧？

曾經到北京國子監參觀，這座元明清三代欽設的最高學府，學生是分級修習、逐級淘汰的。學完《四書》的主要內容後，入讀初級班——正義堂、崇志堂、廣業堂；一年半之後，學業有成者可進入中級班——修道堂、誠心堂。再過一年半，其中佼佼者，經



●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西斜街36號的中央編譯局大樓。

史兼通，文理俱優，方可升入高級班——率性堂，以培養棟樑之才。

分級修習並不稀奇，各堂的名命卻頗有講究。「率性」竟然作為最高等級，被置於「修道、誠心」和「正義、崇志、廣業」之上，反映了傳統士大夫的精神追求。何為率性，《禮記》「中庸」篇指出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明代思想家李贄進而闡述說：夫以率性之真，推而擴之，與天下為公，乃謂之道。

然而，率性之道正受到官本位、錢本位社會流弊的蠶食，先生之風日見其少。猶記得2005年溫家寶總理看望錢學森先生時，錢老發出的世紀之問：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？這個被稱作「錢學森之問」的大命題，直接關係着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，關係着整個社會風氣的建構，需要全社會共同來破解。

2003年10月28日，我的碩士導師張佩航去世。2014年4月21日，殷敘彝先生去世。2021年2月21日，博士導師曹長盛去世。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三位學術領路人，在十多年時間裏相繼離去，悵然之情，無以復加。更讓人揪心的是，近幾年不時傳來各領域大師逝世的噩耗。文明的火炬，終將一代一代傳遞。怎樣才能培養出大批堪稱「先生」的傑出人才，是一項比經濟發展更迫切更艱巨的任務。社會需要先生，文明呼喚先生。《論語》有曰：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先生之風，上行下效。何以為先生？毋須譁眾取寵，不必驚天動地，恰如元代畫家王冕洗硯池旁那株墨梅，兀自綻放：

我家洗硯池頭樹
朵朵花開淡墨痕
不要人誇顏色好
只留清氣滿乾坤

字裏行間

●黃仲鳴

《紅樓》的敘事觀點

鍾玲的極短篇，在敘事觀點的運用上，極為純熟，她甚至在小小篇幅裏，不斷轉用，受到胡菊人的激賞，指她是個本領高強的駕車者，在海底隧道連番改線，這「非常危險」，如非技術了得，如何才能臻此！

胡菊人對敘事觀點的觀點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，已在報紙副刊專欄不斷論述，後來才與其他文章輯成專書出版，一是《小說技巧》，另一是《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》，都有論及。認為小說的成功，一定涉及觀點是否運用得當。

在《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》（香港：百葉書舍，1997年10月）的〈跋〉，胡菊人認為自己的「識見學養，不能盡窺其中奧秘」，雖云如此，但在當年的香港學界，已大受稱讚了。這裏不說《水滸》觀點，只看《紅樓》：

「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小說，自非數萬字可以評論其中精妙。就是觀點的運用也可以好好寫一部書。」

「觀點」可以寫一部書！方今胡菊人老矣，還未竟其功，有志研究者，大可在這方面考慮。在〈主觀眼與客觀眼〉中，胡

菊人的透視眼十分厲害，洞悉了《紅樓夢》的筆法，不僅有中國的傳統，還有西方的現代性。他說：

「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最大的分野，是前者以說故事、情節布局為主；後者以人物個性和主觀描寫為主。照此而論，十八世紀中葉左右的曹雪芹，處於傳統小說的時代，但他的小說卻極富於現代性。」

以前看《紅樓》，看到劉姥姥進大觀園這回，便拍案叫絕，曹雪芹透過此她的雙目，引領讀者由旁觀者的角度去熟悉大觀園的生活樣貌；這就是所謂「單一觀點」（a point of view），這本是西方小說的一大轉進，想不到曹雪芹早已運用上了。其實，不單劉姥姥這「鄉巴婦」，賈政、元春、寶玉等人看大觀園，都不相同。胡菊人說這就是「主觀」，他指出：

「主觀與客觀交錯進行筆法，亦屢屢可見，有時還用上旁觀筆法。這在至今為止的世界第一流小說裏，亦未必能充分運用。現代小說所謂「view-point」的轉移使用，曹雪芹是第一響奪人的先聲。」

對《紅樓》的敘事觀點研究這麼深，胡菊人應是中文界第一人。這比一些索隱派寫的文章好看得多了。

此外，胡菊人還引用寶玉黛玉相見的情景，認為曹雪芹寫得既「妙緻又神奇」，描寫比電影還好，「因為電影拙於細描當下思緒。又比繪畫還好，因為繪畫難有靈活動態」，對曹雪芹如此推崇，「才知道文字如果能善用，竟是最佳最妙最奇最巧的表現媒介。」斷言文字的最高境界，勝過其他的媒介。但方今作家，有誰有此功力？

這書一系列文字，都是胡菊人在報端的專欄文字，一千字一段，日久累積而成書，並無「學術著作」的格局，也無「學術味道」，但讀之卻有「真知灼見」之感，比那些悶透的學院派文字，好看得多了。

這書與《小說技巧》並看，青年學子當更為得益。



●一部專論古典小說創作的書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悼念吳孟達：冇交帶，冇擔帶；切肉不離皮，打斷骨頭連着筋；血濃於水；心悞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這叔，你幾頭住家，頂得住冇呀？

正所謂「食得鹹魚抵得渴」，既然做唔到有「交帶」，都要做到有「擔帶」！

冇「交帶」，冇「擔帶」

做男人呢呀... 盡「有膊頭」！

唔係說「車殼人亡」啲嘍！

做男人要「有膊頭」

肉切開，皮仲係黏住骨斷呢，筋仲係黏住

這叔，好高興等度見到你呀？

正所謂，敝人如敝火，「血濃於水」嘍！各位波用呢啲笑話，今日這叔專誠帶俾笑話！

兩岸是「打斷骨頭連着筋」的兄弟，「血濃於水」的一家人！

切肉不離皮；打斷骨頭連着筋；血濃於水

這叔，睇你帶度係咁嘍，睇陣先喇！

同我願得放心升過嚟，啲幾粒應該頂得下，王緊要唔好俾大家遺棄！

呢啲啲叫「敬業樂業」嘍！這叔，我欣賞你！

不過睇你依家咁咁，就真係「心悞」嘍！

做人呢呀，做得幾多得幾多！從此不再《流浪地球》，下世有機會就同星仔拍番部《地球再見》喇！

心悞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特別嘉賓：冇交帶、冇擔帶、切肉不離皮、打斷骨頭連着筋、血濃於水、心悞

正所謂：

食得鹹魚抵得渴；出得嚟行，遲早要還以上話兒，對吳孟達來說，自是感受良多。

內地人稱這叔的吳孟達，其感情生活「豐富」是公開的秘密——據說有三頭住家、五名子女。從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角度，這叔算是「冇交帶」——兩性關係，糾纏不清。娛樂圈中，當面對上述情況，即便留下風流種子，選擇馬上撇清關係的大有人在；但也有選擇承擔相關責任——支付部分或全部生活費和子女教養費等。應是自覺誤失由己起，這叔選擇了後者的做法，正是：

做不了「冇交帶」，也得做到「冇擔帶」

亦正因「總開支」龐大而捱至五勞七傷，終在不堪病魔的纏繞下告別塵寰，教人「心悞」。面對這幾筆風流帳，這叔曾說：

每一段感情都是真的，就是不懂得去經營或自控。自己活得好苦，大家別學我。

看上去，有「交代」意思的「交帶」像是書面語，其實它正由「交代」通過音變而得：

代/doi3；變調→doi3；變韻母→帶/daai3

如是者，有「擔帶」就是有承「擔」、有交「帶」，亦即會一力承當所有後果。用「膊頭」（肩膀）去挑東西叫「擔」，如：擔水。因「擔」有負責、承擔的意思，廣東人會用「有膊頭」來形容人有「擔帶」。前財政司唐英年就有如下的金句：

做男人要有膊頭

「心悞」，粵專用語，指心酸；「悞」，本讀「邑/泣（jap1）」，音變讀「喻（ap1/ngap1）」，有不安的意思。不懂「悞」為本字的會寫成「心喻」。

2015年11月7日，習近平主席與馬英九進行了歷史性的「習馬會」。致詞時，習主席就兩岸關係這樣說：

都是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兄弟，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骨和筋是相連的；骨頭打斷，筋仍是連着的。「打斷骨頭連着筋」比喻天倫不可分割，與「骨肉相連」意近；也比喻一家人的至親濃情縱使經過多少風雨、歷經多少隔絕也不會改變。

慈善伶王新馬仔（祥哥）的遺孀祥嫂曾與子女因爭產而面臨關係決裂；即便如此，她也直言捨不完捨與子女的關係，更哭訴：

切肉不離皮，血濃於水

有人把「骨肉相連」看成「皮肉相連」，所以就有與「打斷骨頭連着筋」同出一轍的「切肉不離皮」的講法了。應是至親有着血緣關係，近代人們也會用「血濃於水」來比喻密切不可分的骨肉至親，或同族、同國等關係。

你可說這叔對「所有」家人照顧有加是「罪惡感」使然，但眼看到他「全力、全數、全程」的「擔帶」，「血濃於水」的觀念應佔很大的比例。2008年「汶川大地震」，這叔準備了一大麻布袋現金，隨其廈門老鄉們前往災區「派錢」；以當時他在內地影視界的知名度，已沒那個必要藉此作自我宣傳，動機大抵是出於「血濃於水」的情懷罷。

最後，筆者奉上如下的首打油詩，好讓大家可一窺這叔一生在感情路上的寫照：

感情生活有交帶，責任當前有抵賴；
子女切肉不離皮，血濃於水難離棄；
打斷骨頭連着筋，縱使分隔仍相親；
義無反顧來擔帶，條條人命心懸掛；
半條人命人心悞，一朝永別同哭泣；
每段感情雖話真，奉勸諸君莫眼淚。

豆棚閒話

網上最近有一篇論文刷屏，成為大眾吐槽的笑點。緣於該文章的核心論點「東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」，充滿了偏見又缺乏邏輯性，把延續了近百年的文理科生互為鄙視的現象，重新包裝後鄭重推出，遭到群嘲純屬作繭自縛。而且我相信這個「梗」以後肯定還會多次被人翻出來，作為笑料不斷反芻。

文科科生之間的分歧和撕裂，由來已久。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利斯研究人類價值觀念差異，發現同一個問題，有人是從經濟取向進行衡量，也有人從社會取向或理論取向、審美取向等多個角度進行衡量。也就是說，價值觀念分歧只是各自切入點不同的結果。而且，人類天生就有偏執傾向，會因不同的喜好討厭他人，甚至樂見對方遭災倒霉。文理之分不過只是輕輕觸碰了人性的皮毛，就呈現出了這樣的巨大反應。

文科備受詬病是被斥為無用，對社會

生活點滴

在我居住樓房之間的夾道裏，栽種着一排銀杏樹，至少有20年以上了。如今，每當春季來臨，樹上新葉叢疊，碧綠生青，冠蓋似圓錐。夏日，濃蔭密布，擋住了驕陽，樹下陰涼清爽，老人在此納涼，小兒在此嬉戲，一派祥和景象。現在銀杏樹長得快與我們住的六層小樓一般高，氣宇軒昂，已經成為名副其實「高高的銀杏樹」了。

我對銀杏樹有一種特殊的感情。醫生根據我的身體狀況，給我開了一味常用藥，名曰《銀杏葉片》，囑咐我經常服用，不要中斷。此藥的說明書上記載：銀杏葉片為銀杏葉提取物的薄膜衣片，味微苦。可防治療血阻絡引起的疾病，有活血化癥通絡之功效。我遵醫囑一直適量服用，對維持身體血壓平穩確有益處。當我每次服用銀杏葉片時，就會想到屋外那高高的銀杏樹，似乎分外親切，因為它有恩於我。

銀杏樹確實身材很高，目前已發現世界上最高的銀杏樹在中國貴州，達50米，直衝雲霄，壯觀堅實。這株古銀杏，樹徑5.8米，13人才能合抱，被載入上海健力士記錄。成都亦有50米高古銀杏。浙江、山東、湖北、河南、陝西，均已發現高過二三四十米的野生古銀杏。

無用之用

●青絲

發展毫無貢獻。這一錯誤歸因，嚴重扭曲了事實。兩千多年前，莊子曾提出「無用之用、方為大用」的觀點。文科就是看上去沒有什麼效用，實際讓人受益終生的學科。因為文科的基本訓練，並非追求即刻回報，立等可取，而是為一生打底子，促成真實自我的發現，精神上的結果和豐收。

很多文科生進入社會以後，遇到各種奇人奇事也見慣不怪，就是因為相似的例子，之前已在書裏見到過。由此受益的效驗，有着很大的隱蔽性——當事人面對問題會更為從容，降低達成目標的難度，或於逆境中自我保全，不會陷於因厄困中無法自拔。

文科還教會人們以審美和詩意抗拒生存的偶然性。人類的心靈，並沒有隨着物質發展一同進化到總是活在當下的程度，常有憤怒、倦怠、沮喪、悲傷、孤獨的負面情緒。尼采認為這些精神痛苦無法憑借享樂的形式化解，只有通過意

義才能消除。人文學科提供了調和內心衝突和塑造體驗感的方式，教導人們怎樣尋找到世俗生活的意義，同時還觸發人的內心反省，獲得一種知恥的心理，避免成為一個技術精專卻毫無思想的工具人。

此外，互聯網時代的商界競爭，重點也逐漸從技術領域過渡到人文領域。前些年，硅谷的IT大腕視大學生不要放棄人文專業，就道出了其中的運作原理。很多科技企業的未來盈利模式，是通過產品創新獲益，技術人人都能做，缺的是會講故事的人。誰能把正在開發的產品或仍在構想中的未來概念，講述得淺顯生動，吸引到投資人，剩下的技術細節就可以交給理科生去完成。

這樣說不是為了捧一踩一，故意抬高文科，貶低理科，而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是未來趨勢，文科科生根據各自所長，促使各種交易更頻繁地展開，形成合作，才能最大化實現各自的價值。

郭沫若先生曾稱讚：「銀杏為東方的聖者，中國人文有生命的紀念塔。」專家認為，銀杏樹起源於中國，後傳入亞歐各地。它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國樹之一。宋人葛紹體有詩讚道：「等閒日月任西東，不管霜風鬢髮蓬。滿樹翻黃銀杏葉，忽驚天地告成功。」可見，古人對銀杏落葉之秋景就十分欣賞。同為宋人的楊萬里，則說「不妨銀杏作金桃」，把黃葉比作金桃，美不勝收，驚嘆不已。

銀杏樹這也高、那也高，究竟哪一點最高？我思忖良久，或曰：銀杏樹的境界高、品格高。要求人的甚少，給予人的極多，雖高壽千載，仍不忘把自己的一切奉獻於人類與大自然，濟世救人、樂善好施；不要回報，年復一年；周而復始，永無盡頭。這就是銀杏的品格、銀杏的精神。

體態外觀高高的銀杏樹，有着更為高高的內在品格與精神，這才是銀杏樹的本質特徵，這才是令我敬仰與讚美它的最重要的地方。

●成志偉

高高的銀杏樹

那些紅葉更為精緻耐看、優雅俏麗，充滿青春氣息。秋風乍起，驚得黃葉灑落一地，密匝匝地把大地鋪成了金色，誰不想在樹下留下一頓美麗的秋影？我年年帶着孩子在黃葉裏拍照，與銀杏共享燦爛的金秋景色，定格在我們的相冊中。

郭沫若先生曾稱讚：「銀杏為東方的聖者，中國人文有生命的紀念塔。」專家認為，銀杏樹起源於中國，後傳入亞歐各地。它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國樹之一。宋人葛紹體有詩讚道：「等閒日月任西東，不管霜風鬢髮蓬。滿樹翻黃銀杏葉，忽驚天地告成功。」可見，古人對銀杏落葉之秋景就十分欣賞。同為宋人的楊萬里，則說「不妨銀杏作金桃」，把黃葉比作金桃，美不勝收，驚嘆不已。

銀杏樹這也高、那也高，究竟哪一點最高？我思忖良久，或曰：銀杏樹的境界高、品格高。要求人的甚少，給予人的極多，雖高壽千載，仍不忘把自己的一切奉獻於人類與大自然，濟世救人、樂善好施；不要回報，年復一年；周而復始，永無盡頭。這就是銀杏的品格、銀杏的精神。

體態外觀高高的銀杏樹，有着更為高高的內在品格與精神，這才是銀杏樹的本質特徵，這才是令我敬仰與讚美它的最重要的地方。